

## 跋北京大学藏本《戴东原文》

胡 适

北京大学藏的李氏麀嘉馆善本书之中，有一册钞本，题为“戴东原先生文”。我细检查，此册所收二十三篇文字，大概是戴东原家中出来的一些杂碎稿件，大部分是他在山西修《汾州府志》与《汾阳县志》时的杂件，只有一部分是他自己的文稿，其余是别人的文字。

戴东原的文字，有这些是无可疑的：

- (1) 温方如西河文汇序（册中第一篇与第廿三篇）

此文见于孔继涵刻的《东原文集》卷六，段玉裁刻本未收。

- (2) 法象论（册中第十三篇）此文见于孔、段两刻本。此本有墨笔圈点，后用朱笔圈点，最后又用墨笔大删改。刻本所存，合于硃笔改本。最后删去的是：

(a) “魂魄之合，官乎动静，精能之至也……立于一曰道。”共删四十三字。

(b) “生生者化之原，生生而条理者化之流”……以下至篇末，共删二百卅一字。

如此删削，则此文不能成篇。此文本是东原集中最幼稚而不合逻辑的文字，故他后来曾拟大删削，而不及改定。孔、段收入集中，未必是东原的本意。

(3) 明堂考（册中第十八篇）此文见于孔刻卷四，段刻卷二。孔刻此文中有云：

王者而后有明堂，其制盖起于古远。夏曰世室，殷曰重屋，周曰明堂。三代相因，异名同实与？世室重屋义未闻。

但下文又云：

夏曰世室，世世勿坏，或以意命之也。殷曰重屋，阍四注，或以其制命之也。

此两节显然有矛盾，故段刻的校者删去“世室重屋义未闻”七字，而下文“世世勿坏”之下，有案语曰：

案世室犹太室也。夏曰世室，举中以该四方，犹周曰明堂，举南以该三面也。

据段氏覆校札记，凡云“案”者，系臧镛堂语。此皆可见孔、段两本所收《明堂考》都是一种未定的稿本。今检此抄本，有墨笔删去“王者而后有明堂，其制盖起于古远”十四字。“夏曰世室”四字直接到下文的“世世勿坏”，中间删去正文四十七字，小注二十九字。如此则文理贯串，远胜两刻本了。

最可注意的，是“夏曰世室”之上有一个符号，表示应增入一段，其文用墨笔写在上方，其字迹最近于东原晚年手札的字迹，其文如下：

五室，《周官经》谓之五寝（隶仆掌五寝之埽除粪洒之事是也）。合言之谓之大寝（郑康成注《月令》青阳、明堂、总章、玄堂，以大寝东堂、大寝南堂、大寝西堂、大寝北堂释之是也），即天子之路寝也。是为听政之堂。王居，月易一堂，顺时而布令。闰月居于门，故于文，王居门中为闰。天子合诸侯，则近郊为坛三成古十有二寻，深四尺而宫之，其宫方三百步，四门，方岳

之下如之，亦谓之明堂，无室、庙、个之制者也。于《周官》司仪及《觐礼》，见祀五帝会同诸侯之明堂。于《月令》《考工记》，见王居听政之明堂。凡祭祀，齐于其室。视朝听朔在南门之外。朝日于其东门之外。故此稿本可以补足《明堂考》，使此文可得一个完足的定本。

(4) 于公颂（原无题，此是我拟的题）（册中第十九篇）

这是颂于敏中的，有“帝命于公，式国之师，……秉政之枢”，又有“昔辟地二万，剪兹群丑，亦平金川，汝劳汝又”，皆可证。共九章，其末章有“震也作歌”一句，用墨涂去“震也”，改“是用”二字。全篇是钞手楷书，篇末有墨笔加“戴震拜言”四字。故此颂是东原之笔，可无疑。虽是酬应文字，也是集外遗文之一篇。

(5) 与某书（册中第廿二篇）此文见于孔刻卷八，段刻卷九。此本草书，字迹颇似现存的东原儿子中立与段玉裁书，似是中立抄存的稿本。其文字与孔、段两刻本相同。但“死矣更为可救矣”之下，原稿有“人各巧言理，视民如异类焉，闻其呼号之惨而情不相通”，共二十二字，用墨笔涂去。孔、段两刻本均无此廿二字。可见这是最早的抄本。此删去的廿二字当是原稿所有，其言甚悲哀，尤可宝贵。

末行“及其责民也民莫能辩”，此本作“辨”，与孔刻同。段刻作“辨”，大误。

此册中无可疑的东原文字，只有这五篇。

此外有经解两篇，大概也是<sup>①</sup>东原的遗稿。其一为《仪礼注疏》的校记三条（册中第十二篇）。其二为读《禹贡》的札记两页（册中第二十一篇），中有摘记河源一长条。

此外有关于歙县山水的两篇记：

(1) 屏山石室记 (代吴希声) (册中第十一篇)

(2) 乐山记 (代吴入云) (册中第十四篇)

此两篇可能是东原早年在家乡代朋友作的文字。《屏山石室记》之后，有“丁卯附稿”四小字。丁卯为乾隆十二年，东原二十五岁，正在家乡。

此外有可考知为他人作品的，如

(1) 重修孝义县志序 (未署名) (册中第二篇)

(2) 汾州府志序 (未署名，应题汾州府知府诸城孙和相撰。) (册中第八篇)

(3) 永宁州志序 “知永宁州事金山王兴穀撰。” (册中第九篇)

(4) 慧菴王公行略 (册中第三篇) 后论题“梅轩氏曰”，此即东原集中《王廉士传》的原料，文字大不同。

(5) 张公事略 (册中第四篇) 后论题“在山氏曰”，此即东原集中《张义士传》的原料，文字大不同。

以上两篇，是《汾阳县志》局的底稿。

(6) 诸世器作《参政苍崖田公家传》 (册中第六篇)

(7) 诸世器作《参政文湖田公家传》 (册中第七篇)

东原集中有《崑山诸公墓志铭》，即是诸世器，字敬甫。

墓志云：

以乾隆四十一年……卒。……前六年，余游汾晋间，有汾阳县修志之请，君亦适馆于县之田氏，始相识。……既而持田氏家传二，请入志，一为浙江金衢严道呈瑞，一为湖北驿盐道震。二传君之笔，又知君为文皆有法度。这册中两篇都有评语，也许是东原加的。诸君的生平因东原的墓志而传，诸君的两篇遗文又因这册子而保存，都是难得的事。

(8) 汾阳县志人物门传稿二页 (册中第五篇)，存田呈瑞

传，附其二子田周、田震传，首尾完全。又刘而位传，存半页。田呈瑞传与田震传都用诸世器的传文删节而成，原稿大概出于志局，此册所存是清抄本，其上改窜甚多，也许是东原改定的。

(9) 段玉裁作《南溪县汉黄烈妇庙碑》（册中第十六篇）

此文见段玉裁《经韵楼集》卷十。此文作于乾隆三十九年甲午，其时为东原在四库全书馆的第二年。

以上九篇，不是东原的文字。但其中如《汾州府志序》，如《永宁州志序》，也许有他代作或改削可能。又其中《汾阳县志》传稿两页，依东原集中所收《张义士》、《王廉士》两传之例，也可以算是他作的。

此外还有四篇，不能定为何人所作的：

(1) 某太夫人挽词（册中第二十篇）四言韵文，有种种记号，记明单抬、双抬、三抬之例，是准备誊写为祭幛的。

(2) 某翁颂辞或寿辞（册中第十篇）四言韵文，每四句标记数目，是准备誊写为屏幅的。

(3) 三字经笺注序（代汪冢宰松泉）（册中第十五篇）中有云：

宋王伯厚以《曲礼》诸书，读应《尔雅》，非可使少儿闻语晓贯，因比类谐声，成《三字经》一册。兹孙君迅发又恐习者之〔无〕<sup>②</sup>所引伸，画章而笺之，殆继紫阳夫子集《小学》，解《弟子职》之遗意。

(4) 浚阳义庄志略序（代陈京兆星斋）（册中第十七篇）

这四篇都是酬应的文字，也许是东原的手笔，其中《三字经笺注序》很像<sup>③</sup>是东原的文字，但我们无从证明了。

胡适

卅六、十、一。

**注：**

①大概也是台湾版《胡适手稿》（胡适纪念馆1970年印行）第一集第一卷第一三〇页胡适先生亲笔改作“不知道是不是”。

②方括号里的“无”字，为整理者所加。胡适先生原稿脱此字，今据原文补加。

③很象是《胡适手稿》第一集第一卷第一三六页胡适先生改作“可能是”。

胡锦涛 整理

作者工作单位：湖北大学古籍研究所

1994年8月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曹月堂）